

林說小
叢書
譯編第
五

說小理倫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

卷下

上海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三元布面

中 國 名 胜

本館前出。中國風景。畫一冊。頗承海內稱許。茲更求美備。凡吾國各省名勝。莫不廣爲收集。擇其尤者。用銅版精印。布面金字。下兼注英文。華英合璧。尤爲中外美術家之所歡迎。

玻璃

上 海 風 景

此圖經本館
派員親向上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玖角)

譯述者
仁閩和侯
魏林

易紓

發行者

仁聞
和侯
林種

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七

總發行所

商務印

館

分售處

商務印

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京
蘇湖杭州福州廣州湖州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1

別美術家當
必先覩爲人。

文藝更會
璧。尤爲中
外美術家
之所歡迎。

王門三四錄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卷下

閩縣林紓

同譯

仁和魏易

英國哈葛德著

第二十一章

少須聞音樂之聲大作。侍者竄至。後隨畫師無數。侍者奉盛服。至華侈。請余易衣竟。畫師進顏色塗。余身狀類英國五色之徽章矣。至如眼耳鼻頰均塗以丹絳。心口之間。至再量度。卽中心作大圈。余髮本散披肩上。乃并爲椎結。作大將武狀。髮以彩帛重裹。中植雞翹。始授衣裳。耳上着金環。膊及脰股。均束以金鉗。頸上金鎖。飾以至貴之寶石。環垂心口處。則懸巨玉。色如水光。受月晶瑩。射目屑碎。珊瑚貫以小繩。作紅鬚狀。懸余頰下。更用花繩周縛。吾身縛已。事始畢。四週相度。似已完整。雙手授余雙笛。令分秉之。引余至神堂之上。國中親貴咸盛。服待余出堂中。有暖閣。稍高。余四妻咸侍左右。禮官引余登閣。既登。四妻爭進。親額後。雜薦糕酒。盛以金案。余無心更進。

他物惟多飲酒令醉少須祭師數十人突至血液淋漓滿身衣似絳色然殺人過多已猩汚不能名狀頭髮均爲血膠雙手亦粘宿血至於目眶之內亦似清血下流羣祭師爭止暖閣之前中一祭師伸手向上言曰羣百姓可崇拜此不死之神道於是堂之上咸羅拜曰吾輩敬禮神道祭師凡三呼百姓亦三伏三頌既成禮祭師語余曰神當念我今日未能盡禮皇帝本自來顧已賓天神道當知奴輩日來大倡正與媿神之人宣戰至於皇帝亦殂於賊中神當知今日升遐必擴宏量勿念凡人失禮於大神尙望大神告之天帝爲吾輩排難解紛得佑吾輩長保其宗教無滅則當常殺人以祠神矣奴輩知吾神急欲上升穹昊亦無敢攀留神駕神當知蠕蠕者均神之子民神當降釐於彼俟大命既盡爭來事神祭師言時衆皆哭獨倭土米夷然弗動祭師言已復令奏樂此時羣祭師環伺余旁四妻二前二後擁余出宮宮門已大闢余四矚覺所聞所見均印入腦際若永不忘者遠遠中見西班牙人與土人戰極烈去余纔數十步有時土人欲跨牆入竟爲槍彈所轟立蹶而未燬之屋脊及

祭臺之上。爭以飛梁飛箭。擲入宮中。此五百步外景象也。若在五百步以內。情景又變。余旁均老少男婦。爭欲面余手中人人拈花。如臨吉禮。至一見余大呼歡頌。幾於。破聲。都不之聞。忽有飛彈着人。立死。始一愕。顧然猶作頌言。大神之來。吾迎之。大神。之行。吾送之。余徐行向臺而鋪地。均花朵。直至臺階之下。宮門已墳咽不可入。余少。止。忽見有武將自人叢中力擘而出。至前爲禮。余觀之。則瓜迭馬克也。微語余曰。吾。脫身彈雨中來與君別。相見未遠。幸自珍重。吾力已殫。卒不能脫汝於難。而吾身甚。欲與君易位。然卒不可得。良友別矣。君兩次脫我於死。我乃不能脫君。愧哉愧哉。余。曰。王行矣。上天佑王。王眞吾良友也。言已。遂趣前至祭臺。吾妻中有一人抱余哭。哭。已行。然祭臺階級甚宛曲。前導之人極長慘默無聲似儀節應爾臺螺旋而上。每至。一處必有吾妻一人與余哭別亦必襯余衣一重或去其寶飾一事然祭臺絕峻近。一句鐘始履平地造臺上矣。此臺寬綽較余鄉迭青罕墳地爲博。臺上四無欄杆。臺。上有貴質而與太時葛德廟神象一石琢。一木鐫。高逾尋丈。地上腥汚殆滿宿血蓋。

數百年而廟前長明之火。尙爆烈有聲。殺人之俎挺然列神前。尙陳列各種刑械及蛇皮大鼓。此外一無所有。其左卽臨西班牙屯兵之處。土人尙數百踞臺放箭。廟中所集均祭師。專爲教宗行禮者。臺下多殘燬之廬舍。百姓數十萬。或爲臨敵。或爲送余團結不散。此時去正午尙有二句鐘之久。此二句鐘中。尙須行禮。祭師先引余至太時葛德廟。廟神謂卽余身也。神象以黑石鑄成。飾以金寶。一手執盾。盾上張巨眼。則寶石爲之。祭司語余。此神眼稽察天下善惡者。神前供金盤。餘血猶沁。祭師握己髮。磨擦此盤。令淨淨盡。捧盤請余呵氣。余不答。此時尙欲行禮。聞臺下人聲如沸。祭師急擁余出廟。余知西班牙人怒土人登臺放箭。故潰圍來攻此臺。可太時自領勁兵數百。尙有忒拉司葛蘭土兵從其後。墨西哥兵數千。背臺迎敵。逾五分鐘。仗接矣。西班牙兵排槍一放。卽突進一步。馬足蹴石而滑。乃下馬地。鬪。土兵漸退。入第二戰線之內。尙極力與抵。臺上尙有縱矢之兵。西班牙列陣而來。格不遽進。余心尙望西班牙能勝而登臺者。余或不至於死。倭土米曾告余。非正午不行刑。則余此時尙有

二句鐘之希冀。果西班牙勝者。余尙可生也。顧余旣出廟見倭土米公主方與祭師抗辯。嘵嘵不已。以戰聲方酣。余不能聞其作何語言。論甚烈。祭師似有駭愕狀。而復露得意之色。已而倭土米所爭似允。祭師點首不已。頃之倭土米至余前。余觀其顏色凜凜然。作就義之容。又柔婉似新婦之就新郎者。余曰。公主何由弗行。今茲弗行。西班牙兵已及臺下。死亂軍中矣。公主曰。吾視死如歸。何震之有。於是衆皆無聲。爭俯視臺下戰狀。土人鑿撲極烈。以彼恃有神道鑒臨。又百姓呼詈以助之。氣益勇。至以身自就西兵鋒刃。欲執而推之階級之下。往往見羣土人環抱一西人。狀如肉球。滾諸螺旋之階下。顧抵抗雖力。而西兵蜿蜒作蛇態。力趨上臺。隨寸。隨尺。以死猛進。一句鐘中。已至臺之半身。萬聲呼喊。西班牙兵亦大呼其宗教之神。以張膽力。土兵則號聲如畜鳴。祭師戟指臨臺。念咒助陣。他無所聞。但聞槍聲隆隆。與臺上蛇皮鼓。聲相應。和余見廟中半裸之祭師。援桴如雨點。而臺下萬目咸仰臺上面受陽光。弗恤。此時余立於祭臺之側。倭土米亦侍祭師傍余而立。祭臺之旁。立四桿。上張黑幔。

蔭此祭臺。黑幔之中作圓孔緣以金環徑四週可六英寸。陽光斜射於地爲時尙未交午而徐徐已近臺邊。大祭師傳令羣手爭褫余衣。余身全赤僅留腰圍之布而已。余知死期已到不審何故膽力溢出凜然無所畏。自念俄傾之間去此兇人遠矣。迴顧與倭土米別。然倭土米衣服亦褫亦僅留一腰圍亂髮四披其肩語余曰透而爾勿駁此臺爲我夫婦新婚之繡榻矣。雖君不見憐而我願與君同盡我既不能出君於阨法惟有二人同穴耳。余欲報言而祭師已登余臺上此余第二次爲犧矣。祭師擒余時臺上人大呼言西班牙兵近最上層矣而爲時尙未正午。祭師縛余急一面迴首觀戰余與倭土米同臥臺上心中旣愕且戚念倭土米何爲輕死而就我旣而服其擊情臨難仍與余並惟其愛我乃至慘死意其心旣不能去我無甯以身爲殉然則天下知己無如倭土米卽麗榴亦將遜之不禁淚落如綫並臉上塗丹之色亦爲淚漬模糊矣此時回頭視倭土米而倭土米適亦迴首顧余二吻相距盈寸而已。余告倭土米曰公主吾至愛卿矣而倭土米胸際浮沈似爲至情所感兩頰大蘋言。

曰。吾死瞑矣。二吻相交。始行親愛禮。此一次蓋臨終之永決矣。不期夫婦定情。竟在祭師刀鋒之下。此亦極人世之大奇矣。倭土米復申言曰。吾死瞑矣。設更十死者。此一刻千金亦足相抵。然吾尤欲急死。防君俄頃之下。即易其愛念。以向汝同種之人。惟君見我至情。始立奪其愛。吾死瞑矣。余曰。公主勿爾。吾心將益碎。然公主雖如是。言而吾心實不忘麗榴。復語之曰。公主忘其性命在我。固不能不愛。倭土米曰。吾命何貴。得君之愛。吾始貴耳。透而汝有何術。能使天家玉葉與君分此祭臺半石也。吾覺此處新婚之榻。較諸溫柔鄉裏。香軟多矣。須臾卽赴極樂之鄉。誰能窘我者。

第二十二章

余曰。倭土米。吾死何時耶。倭土米曰。俟太陽之影入君胸際圓圈之內。則大命近矣。余迴視陽光。去余胸僅六英寸。以時計。入圈時可十五分鐘。此時戰聲已近。余欲外視。作何狀。見西班牙兵已到臺邊。臺上土人仍以死力拒。余固見戰事矣。而殊未覩此猛烈之狀。蓋土兵哮喊欲狂。能殺一西兵。雖以數命拚之。勿惜。然所持兵器多紅

銅與石。何能貫人。西人鐵甲。唯有數人共抱一人。與同跌於下。於是皆數人攢擒一
人同跌。而祭師中亦有助戰者。余見一高大之祭師。力抱一西班牙兵。同擲於臺下。
然西兵已漸登臺。祭師勿令近臺。遂分調多人抗之於臺隅。而主客相搏。仍漸漸近
於臺次。土兵所剩可二百餘。祭師猶力衛臺之四隅。時日影已漸近余胸口。未及一
半。余覺心口爲日脚所炙。熱甚。自恨無約書亞法力。能令此赤日不移也。
舊約日脚事見
甫及余心。即有祭師五人。二按余臂。二按余足。大祭師以兩手執刀下嚮。余閉目待
盡。天文生忽言曰。需之爾等。不待太陽入神胸口。正中安滑克當立滅神。亦弗歎。祭
師嚼齒作響。仰視日光。復盼來兵。狀甚哮怒。然太陽近余心口時。而西班牙亦至臺
邊。第半圈。尙未滿。大祭師復舉刀。余眼復閉。天文生又呼曰。勿動。時未至也。忽聞倭
土米大呼曰。透而兵士趣救我。彼人方欲謀死良人也。西班牙兵忽大呼曰。夥伴趣
救人。此狗尙在此謀人也。於是西班牙兵一擁直前。擊散土兵。以手執大祭師兩足。
撲之臺下。土兵亦四散。西班牙兵刀光上下。殺人如麻。而太陽已到余心正中。天文生猶。

言趣殺。此人祭師從臺下起大呼舉刀立刺余胸時陽光猛射刀光趁之而下余大震忽陽光復閃則西兵橫刀受日之光也瞬息之間此刀之半已埋入祭師胸口祭師仍捧刀前撲刀適中余及倭土米之中間於是二人之臂均傷夫婦之血遂相膠附。祭師旣撲余夫婦身上血湧出作牛喘余似夢非夢間聞天文生作歌歌意謂大祭師死神道覆矣大神不饗祭品基督教十字架勝安滑克神道矣歌聲未畢蚩然一聲亦似中刃而死此時祭師之尸伏吾夫婦身上似有人提去之而祭師體尙能動旋仆於長明火中焦灼以死吾夫婦之縛亦有人剗去之余起坐祭臺四矚聞西班牙人操西語語其伴曰此兩男女絕可憐吾刃少遲者則此二人胸次創口將圓裂如盃矣然此女郎尙佳致若以水滌之殊亭亭可人我將往求大帥賜我余聞言似審其聲甚嘹喨動聽下臺視之則若望也週身已着戎衣入伍矣彼殺我之祭師實爲若望所手刃者幸彼未審爲余不爾余心不爲祭師所得亦將爲彼得矣因不禁呼曰此非若望耶若望聞言如中槍刃駭然却步因自拭其目相余識爲余矣因

曰。天乎。此非英國奸人湯麥司耶。吾胡乃趣救其命。余聞言知必死。乃飛奔。若望舉刃來追。余繞臺走。若望挺刃力追。余膊受繩麻木。幾爲所得。尋見一大將似可太時。以刃抵若望之劍。令勿追。因曰。沙西代汝亦殺人耶。彼人爲祭師所困。我來救之。汝胡爲殺彼。豈癟動耶。聽之行勿追。若望曰。彼非土人。英國諜者。乃弗聽軍令。仍前追。可太時復顧。若望曰。汝果癟矣。汝言二人皆英人。英人果如是耶。麾余夫婦曰。爾趣行。勿更爲人得刀鋒一揮。令余急奔。若望怒。仍欲前近。可太時曰。止。吾基督教人。爲救人來不爲殺人來也。令左右挾若望去。於是西班牙兵數人。引若望臂。不聽前。若望大詈不止。猶狼牙之宓厲。余此時木木不知所爲。倭土米趣余曰。趣行勿濡。余問曰。念何地可以逃者。不如乞彼保護。倭土米曰。彼將以刀剝汝。此等人可共事耶。趣隨我來。於是倭土米先行。余隨下。西兵亦無沮。尙有人憐我作如此態。知爲祭臺中死囚也。忽有忒拉司葛蘭兵舉椎將擊我。西兵中一人以刃抵之。立仆於地。余既近臺級。迴視臺上。若望復挺刃來追。殆已關白大帥。釋之矣。此時去余五十步已高。

舉其刃。余此時出大力前奔。其捷如風。越臥尸無數。然臺上西兵力推積尸下臺。余幾爲所壓。皆倖免。而若望追余。亦不余及。似患臺下土兵不敢以身冒險耳。此一日余瀕數險。均脫。尙不審尤有奇險。距吾前路也。余旣下臺。百姓方紛綸移臺下積尸。人多如海潮。余屢入其中。忽聞有巨聲如雷霆。余仰望見有絕大之神象。自空中盤旋而下。蓋太時葛德像。爲西班牙兵所推而仆者。象下時適當吾上。自念前數刻取余心以祀此神。今則糜吾身爲神壓矣。西班牙兵居臺上。抵掌狂笑。余夫婦亦大奔。然象至臺。腰象跌反觸石基。象首翻而抵地。死人無數。余但聞地上反震聲。石象已入土數尺。石屑碎飛。如開花之彈。漫空而舞。有一兩片直過余項。神像遂碎爲數段。余身尙完好。方神象之下。地中陷一大穴。此後余不省其他。但力奔至宮中。倭土米以水滌余身上藻縵之飾。且裹吾傷。已臂則不之顧。包裹極固然。刃入臂甚深。余血潰出絕多。倭土米亦自裹其創。易白衣。出餌飼余。並以衣相授。二人乃同食。旣飽。余少清醒。語之曰。此第二節作何擇擋者。脫祭師更來。吾命不仍盡耶。以余思之。不如

往款西師。倭土米曰。爾尙不憶彼揮刀之人耶。奈何尙欲近之。爾且告我。此仇家誰氏。余曰。吾不言母仇乎。卽爲其人。吾惟欲得其人。故渡海來索。倭土米曰。旣如是。尙欲投之汝。愚昧極矣。余曰。我畏祭師極。謂此外均樂土。故有是言。倭土米曰。生人祇得一次爲祭品。汝旣能脫。後此不更來矣。惟汝輩所信之神道。似較我國崇奉爲偉。今日臺上之局。似彼神以依服蓋我。故得出險透。而汝有何神。令我至不自信。吾國之神道。乃於萬無可生中竟使西兵救汝。若爲我一身計。得死君旁足矣。惟愛君至深。故呼救於西人。吾惟得君見愛。一言自以爲速死。則君此言必不更食。今生矣。君必不踐其言。余曰。公主何爲見疑。吾言至死不悔。且公主旣願自死。且生急智。用西兵相拯我。今日得生。舉一切身體髮膚全屬之。公主若弗信者。吾當更述前言。曰。倭土米吾妻。吾愛汝至也。矧在祭臺之上。二人之血膠固不開。且已接吻。此卽百年之婚券。雖余自問爲生無幾。然一日得生。一日爲公主之夫。義不反顧矣。余此時盡棄其前約。由百死中爲摯愛之言。心中惟懷得天之佑。及倭土米舍死相救。此外

一無所着。卽麗榴之情。亦不復顧。余此時力隨倭土米。猶乳嬰之戀。乳舍乳。百無所思。亦知一人之身。安可自背前約。惟深知人情。不甚相遠。更易一人處吾地者。行事亦必如是。矧吾在祭臺之上。已發誓言。又安可反汗。吾當日自分必死。言之以爲無害。今不幸而生。若再食言。則不義之聲。吾萬不甘冒。爲今日計。母論如何。拏此一身付孟德。淑馬女兒矣。此女出我百死之中。兼謙讓未遑。似不敢公然爲余家室。良可感也。公主聞言。後以手自理其髮。語余曰。透而此時之言似神氣。已經飛越。所出均不由衷。我乘君昏惱之中。刲人以愛。在吾亦不甘受。神臺一語。吾亦知君本之眞心。今日倅生得母。仍憶戒指上之誓言乎。卽君愛我出之眞誠。然以我自維。必不能奪君舊愛於海外。雖然。卽有此情。我亦不懼。蓋吾心全已屬君。君心亦甚知我。當無中道之觸。惟吾心旣已屬君。欲更令吾別屬他人。則是背明而趨暗。尤吾所不樂。爲君亦知吾所深患者。何事想君男子。或不之知。吾惟恐成禮之後。一旦棄如秋葉。則賤妾。何以聊生者。迨既見觸。大海茫茫。乘槎遠逝。嗟夫。透而試爲我設想。其事將如何。

耶。設我今日不卽成婚第爲朋友之愛。於事亦未有礙。顧不可視我爲游花浪蕊。隨愛憎爲溫冷。則非男子矣。須知吾之門閥爲孟德淑馬女兒在國中爲天潢貴胄。苟儕吾於此。則我萬萬弗甘透而旣欲娶我。則當圖其偕老。吾明知此事爲君所難。不類神臺接吻及臂血相膠時矣。言次自視其臂創不已。復曰。透而待我。我今尋瓜迭馬克。若尙生者。當與之同來。今祭師皆亡。瓜迭馬克之權足以覆汝。汝無憂死。吾所言事至重要。汝須仔細沈思。勿孟浪作輕諾。若必欲往。投西班牙。吾亦聽汝。然情愫自是斷矣。余曰。吾筋力皆罷逃將安往。今余亦清醒。曉事且大仇在西班牙軍中。吾立志殺之。凡彼同伴之人悉皆吾仇。凡與彼爲仇者。又盡屬吾之同志。公主聽之。我不逃也。公主曰。此言當矣。苟入彼軍。死不終日。以彼眼中。吾早洞悉其意嚮。今且少息。吾必以策全君。

第二十三章

倭土米旣去。繡幔亦下鉤。余睡於小榻之上。罷極。一臥卽入黑甜。凡一切言論。均在

模糊之中。久之方醒。時已夜中。牕外戰聲及火光熊熊。燦如白晝。有牕眼。適當吾榻。余登榻。攀牕外望。臂創未愈。頗覺痛楚。已從牕眼下矚。方知西班牙已據祭臺。仍縱火燒燬廬舍。且以兵刦土著。就火中見西班牙已收兵。而士兵數千。尙彎弓礮石尾其後。余視已復歸榻臥。心中自謀。身世究如何而可。且自念若拋撤倭土米降西班牙。則性命必懸之若望。然則贅於是間。從倭土米終老耶。此外尙有一法。僑居於此。仍不與倭土米成婚乎。然終竟爲忘恩而負約。第一娶倭土米。則終身淪於是間。無更見麗榴之日矣。在理還鄉之思。固屬絕望。而私念或有自由之日。仍能再履鄉園。尋吾故劍。脫一就倭土米。非遇其橫天定無飛越甯家之時。留則無以處麗榴去。仍無以對公主。吾生旣非過人之豪傑。又非善幻之神僊。別無自全之良法。思極惟有婉求倭土米。勿以人類齒我。則麗榴之約。或不爲其所壞。吾今立意還鄉。不從倭土米作流寓之鬼也。疑惑中兩不能定。復自念一生行事。已一無所成。今止能因勢利導。無他法矣。或人必謂我有意矯飾。爲此欺人之言。實則余出從患難之中。卽不自